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几个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升学的初中生,从省城下一个最边远的农场务农。多年后,同去的大部分人又因为各种原因陆续回了城,只有一位,近视,小学就戴了眼镜,外号“老先生”,下农场不久被

前是知青宿舍,后来作价卖给了个人。“老先生”用石灰水把泥巴墙刷得雪白,门窗永远明亮,家具一尘不染,泥巴地扫得没有一点浮土。一家人再旧的衣服穿在身上都熨熨帖帖,几个小孩身上看不到脏兮兮的污垢。屋前的场子栽了树,长大了,挂上了小秋千。屋后是菜地,一畦一畦用锹削成了有棱有角的矩形。周围的竹篱笆挂满了丝瓜、豆角、牵牛花。我每次都羡慕不已,说他们把白开水的日子过出了高粱酒的味道。“老先生”每次都有些腼腆地笑笑:没什么,小日子。”

退休以后,“老先生”带着一大家子回到了久别的省城,他父母已去世,给他们留下了单位分的福利房。女儿出了嫁,儿子有了工作,娶了媳妇,给他添了孙子。可惜我已迁居外省,只能书信往来,难得见

## 旧瓶新酒

陈世旭

派去当了老师,又在我们这帮人中最早结婚成家,一直直到在那个农场中学的校长任上退休。我离开农场后的二三十年间,去看望过他几次。

青砖黑瓦的平屋,之



父亲生前的好友,资深俄语、英语翻译家荣如德先生于2024年11月26日仙逝,享年90岁,噩耗传来我倍感痛心和失望。其一是荣老的多部译著,如狄更斯《雾都孤儿》、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我都拜读过;其二,荣老是当年编译所最年轻的,他健谈、幽默,不仅翻译水平了得,对西方古典音乐的欣赏也达到了发烧友的水准。我曾几次想登门拜访求教荣老,但都未能如愿。

## 翻译家

陈造奇



中国的翻译家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固定工作和收入的,如王智量是大学老师,方平、吴芳、吴钧陶是出版社的编辑。而另一类翻译家则是自由职业者,以翻译为生,其中就有傅雷、草婴、郝运、蔡慧、荣如德和我父亲相当一部分人,王志冲也是。

翻译家很辛苦,多少有点清贫,但其中不少将翻译作为一项事业,着实让人肃然起敬。

有一件事情父亲在世时也提到过,就是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筹备初期,市有关领导曾有意聘请草婴先生出任总编辑,没想到被他婉言拒绝了,他有意全身心投入托尔斯泰全集的翻译,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为了翻译《战争与和平》,他用了六年,每次翻译前,先把原著阅读几遍甚至十几遍,一个词、一句话,他都要反复推敲多遍,直到满意为止,他甚至给小说中的500多个人物每人写了一张卡片进行梳理。

要从事翻译,选题是一个难题。这一靠运气和敏锐之力,二靠人脉关系。父亲就有这样的经历,好不容易找到一本故事情节不错的原版书,想翻译,征询了多家出版社编辑意见却没有人感兴趣,或没魄力接下来,这种事遇到的最多。另一种情况是最好的,就是出版社编辑组稿上门,有题目有资料请你翻译。早年父亲和徐汝椿先生接到人文社翻译《爱伦·坡中短篇小说选》的任务,爱伦坡的文字常人都觉得难以吃透,更不用说翻译,后来几经努力还是翻译出来了,但突发状况,出版计划泥牛入海,两位翻译家白辛苦一场。还好后来有了转机。

其实让翻译家们难以启齿的话题就是稿酬。据父亲回忆,早年巴金和胞弟创办的开明出版社,出版过不少好书,包括傅雷先生的译作。巴老是很很有眼光的,不仅出版的作品选题好,而且给译者开出的稿费也是很有吸引力的。而在相当长的时段里,每千字的翻译稿费远远低于文学创作类稿费。近10年翻译稿酬标准已有了相应调整,可惜的是,近年来不少老翻译家相继驾鹤西去,健在的也很少动笔了,实在令人扼腕。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前辈作家孙犁先生有过一段时间的通信。在信中,孙犁先生几次提到新民晚报,他很喜欢把稿子投给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晚年很多篇散文刊发在这里。他称赞新民晚报的夜光杯,觉得在这里编辑认真,且见报快。

新民晚报,我是早知道,也看到过。对于北京读者而言,有南新西北晚报之说,即北京看北京晚报,南方则看新民晚报。晚报上的文章短小精悍,接地气,更对一般读者的胃口。但是,我从来没有给它投过稿。见孙犁先生这样说,心里有些痒痒,很想给新民晚报投投稿。只是,我从没有和新民晚报打过交道,囿于面子,便一直未敢轻举妄动。其实,那时文汇报有我好几个朋友,我常给文汇报写稿,完全可以通过他们把稿子转给新民晚报的夜光杯。还是囿于面子,我没敢这样做。



同唱 (雕塑) 孙妍

面了。前些时,他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一堆“戏仿刘禹锡《陋室铭》”,说是“旧瓶装新酒,供一晒”。

刘禹锡《陋室铭》是千古杰作,历代以来,各种仿作林林总总,题材已远不止于“陋室”,虽难免东施效颦之嫌,但因为时代背景、各人境遇的不同,也颇有有意思的文字。《陋室铭》是“老先生”讲过无数遍的课文,烂熟于心;而今模仿起来,得心应手:

《卑位铭》

学历不高,但求力勤。学问不深,倍加奋进。斯是卑位,谦恭谨敬。粉笔留清白,学子出蓝青。努力效春蚕,辛劳做园丁。可以拨心弦,乐传经。喜书声之悦耳,忘课卷之劳形。

退休离教职,桃李满园林。家长云:何卑之有?《寒舍铭》

房不在大,够住就行。物不在奢,适用就行。斯是寒舍,简洁温馨。小小旧门庭,大大精气神。谈笑有儿孙,往来尽亲朋。可以酿米酒,沏清茗。无怨怼之乱耳,无烦躁之劳形。

个个常笑颜,岁岁喜盈门。邻里云:何寒之有?《呆子铭》

友不在密,相知就行;情不在浓,真诚就行。斯是呆子,真诚多闻。难舍含己帮,好处不须分。谈笑灵犀通,往来肝胆明。可以同生死,共命运。无争吵之乱耳,无猜嫉之劳形。

樵夫钟子期,弦断伯牙琴。愚兄云:何呆之有?《微信铭》

路不怕远,有网则

近。人不愁疏,有联则亲。斯是微信,任凭驰骋。好事传千里,良帖转百群。谈笑有真知,往来无妄饮。可以发语音,通视频。无绯闻之乱耳,无流言之劳形。

掌上握世界,袋中藏乾坤。观者云:何微之有?《老年铭》

龄不在逆,健康就行。身不在补,自律就行。斯是老年,怡然安宁。夕阳无限好,早霞日日新。学说逗唱诵,童趣终未泯。可以爬格子,学烹饪。无得失之乱耳,无利欲之劳形。

心宽自多寿,不必羨年青。晚翠云:何老之有?……

“老先生”这些感悟平凡人生的仿作之“铭”,或许不计格律,却直抒胸臆;或许不无调侃,却启人深思。人生,亲情,友情,旧瓶装新酒,不失为佳酿。尤其难得的是,语言平白,姿态平易,有原作的淡泊,没有原作的傲气,有原作的不与庸俗同流合污,没有原作的不食人间烟火。原作固然高雅,但比较起来,这些仿作却让我觉得朴实有趣,因而亲切。正应了《红楼梦》的那句箴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故与读者分享。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细节决定成败。这是媒体舆论早期关于细节的一条最重要的警示,随后越来越多的“细节控”成为行业经验,甚至成为成功的关键词。

写作的人在在自己的文本中,被评判没有生活、没有思想之余,也更多地被诟病“缺乏细节”。

是的,细节,已经成为人们从细处打量的一个显性标准,人们津津乐道自己发现与分享的细节,并且以此作出判断。在普遍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时,以性导演的小成本电影。也许正是因为女性的细腻,使一位年轻的九零后女导演把自己生活中积累的细

年轻的求职者在面试时,很容易被人力资源部挑剔到细节,从进门落座到一张纸、一杯水、一把椅子中隐藏的测试,然后就影响到了一个人的职业选择甚至终身所从。

相亲中也充满了未来丈母娘、老丈人设定的细节,他们相信从一杯茶、一双筷子、一把汤勺的使用中能发现未来女婿的教养、性格、脾气、富贵等等。当一个人的一生都被别人解读在细节里时,而你似乎浑然不觉。

哲学的理解相信,很多细小的分子构成了生活,而生活本身又构成了命运,我们的命运就刻在每一个细节里,成败、胜负、贫富、生死、美丑、善恶……都只是一个个放大的细节于终端的呈现,前兆早已露出端倪于某个不易察觉的细节之中。看病,寻找好的医者也像是医患双方在互相猜度对方,医者望闻问切,患者察言观色,都在悄悄观察和试探着对方。记得一个老医生多年来每一次都是把听诊器先暖热后再伸进患者胸前,仅这一小小的细节就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口

誉鹊起。原因是丝瓜络煮水喝是消除肺结节的良药。这丝瓜真是个好宝。嫩的时候是道菜,丝瓜炒蛋,味美色美;丝瓜入汤,清热解暑。老了变成了丝瓜络,我们本地人叫丝瓜筋,中医说这丝瓜络有清热解毒通乳等六大功效。以往

池塘的坡岸上,种着各种蔬果,绿的黄的红的,隔不久会换上一片,久看不厌。向日葵像列队的少先队员;扁豆、豌豆攀爬着向周边伸展,它们的棚下是借力攀爬的野生小豌豆;一根根丝瓜像荡在空中的惊叹号。坡岸上的篱笆是樅树连成的,樅树枝条随意扦插,扎土就能成活,还能开出紫色的好看的花儿。

那时候,农村姑娘都留长发。我姑姑长发及腰,常在屋外凳子上洗头。如果我在,一定让我陪着先去采樅树的叶子,然后和她一起把树叶揉出绿绿的黏黏的汁液,这是天然洗发露,洗后用篾梳子梳发,头发丝滑透亮。

曾几何时,丝瓜络声

碑并且最终成为名医。看美女的细节,一类遮百丑;看单位的细节,一滴水折射现状;看商品的细节,小处看做工,细处看精致;还有看一所高校治校成效,不只看荣誉室和教学楼,看食堂、看宿舍也可以……近处着眼,小处入手是最恰切的选项,细节让他们觉得可靠,觉得眼见为真,觉得小之如此,大者必然。

## 细节说了算

李耀岗

这个冬天,偶然关注到的几件小事也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细节。一个是是一位太原籍女管窥豹、见微知著、以小见大、防微杜渐,成为可以确定的法则之一,它们为细节决断提供了可靠的参照。

性导演的一个小成本电影。也许正是因为女性的细腻,使一位年轻的九零后女导演把自己生活中积累的细

生芥蒂,草木摇落,羽翼纷飞,一颦一笑,一歌一哭,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叫作家,生来就是来体会这些世态炎凉的细节的。作家的天性禀赋中当然得有更敏感或更尖锐的触须,才能体察和记下人间多如“十万头牛毛”的细节,捕捉到了,就成了文字中的养分。

看到一份某城市施政者从细节入手提升老年群体幸福指数的报道,无外乎是吃住行医,只是更加用力到了细处,到了末端,从头到脚,从餐饭到防滑垫,于是迎来了热烈而持久的赞誉。

如此,既然关注细节有这样多的好处,那么还是多让细节说了算,或者不如就让细节去做决定也好。

## 池塘边

钱明光

老人洗澡时喜欢用它擦身体,既去除皮肤污垢又能活泛经络;有不少主妇喜欢用它洗碗,去污力强。丝瓜络煮水喝有消除肺结节的功效,已扬名海外。我女儿从瑞典回国探亲,购物单上就有丝瓜络,她说这是受多人之托。

池塘边常见的植物还有扁豆。我们小时候的冬天,喜欢把扁豆的豆粒放进铜脚炉里煨,听到扑扑声,就急不可耐地打开

钢一样熟悉了。不想几年过后,婉青出国。和小钢退休前将后续安排妥当一样,婉青将夜光杯另一位编辑沈琦华与我续缘。婉青来信对我说,琦华是资深编辑,会比她做得更好的。于是,接力棒又温暖地交到了琦华手上,我的很多文章,经手琦华,继续长流水不断线刊发在夜光杯上。

我曾说过,读者看到的是报刊发表文章上作者的名字,编辑隐在后面,像风,看不见,却吹拂着作者前行。我和夜光杯三十余年的缘分,完全仰仗这三位编辑接力一般厚待于我。我知道,这是夜光杯的传统,芳林枝枝相连,流水波波相涌。

小钢退休,我以为和夜光杯的缘分将断,毕竟我和小钢有着长达二十余年的友情。没有想到,小钢将夜光杯另一位编辑婉青与我续上前缘。小钢来信对我说,婉青一样是个认真的好编辑。几乎是无缝衔接,很快婉青和我联系上,我的很多稿子,如同小钢经手一样,在婉青手上刊发,我和婉青与小

钢一样熟悉了。不想几年过后,婉青出国。和小钢退休前将后续安排妥当一样,婉青将夜光杯另一位编辑沈琦华与我续缘。婉青来信对我说,琦华是资深编辑,会比她做得更好的。于是,接力棒又温暖地交到了琦华手上,我的很多文章,经手琦华,继续长流水不断线刊发在夜光杯上。

我曾说过,读者看到的是报刊发表文章上作者的名字,编辑隐在后面,像风,看不见,却吹拂着作者前行。我和夜光杯三十余年的缘分,完全仰仗这三位编辑接力一般厚待于我。我知道,这是夜光杯的传统,芳林枝枝相连,流水波波相涌。

就在这时候,新民晚报夜光杯的编辑贺小钢联系我,向我约稿。我和她素不相识,我有些喜出望外,觉得心里的念想忽然有了回声一样,从远方幽幽飘来。我写了一篇题为《必也正名乎》的小稿寄给了贺小钢,很快就发表在夜光杯上。这是我在夜光杯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要说是缘分。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呢?就像你正想一个人,那个人忽然就向你走来。如放翁诗所言:正欲清谈逢客至,偶思小饮报花开。

一个作者,和一份报纸,和一位编辑,是有命运缘分的。当然,缘分有长有短,有缘擦肩而过的缘分,也有常青不落的缘分。后者不仅表现在伊始,更贯穿漫长岁月。和贺小钢接上头以后,我和夜光杯的缘分不断,不知在夜光杯上发表过多少大小文章,

还有诗和拙劣的画。这种缘分居然一直绵延到前几年小钢退休。当小钢告诉我她就要退休的消息,我才恍然感觉到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其实,我和小钢仅仅见过两次面而已。她一直说我到上海时候请我喝咖啡,阴差阳错,却一直未能成行,成为我也成了她的遗憾,同时见证了一个编辑和一个作者这么多年的交往,清淡如水,却也清澈如水,那样湿润在心。

小钢退休,我以为和夜光杯的缘分将断,毕竟我和小钢有着长达二十余年的友情。没有想到,小钢将夜光杯另一位编辑婉青与我续上前缘。小钢来信对我说,婉青一样是个认真的好编辑。几乎是无缝衔接,很快婉青和我联系上,我的很多稿子,如同小钢经手一样,在婉青手上刊发,我和婉青与小

钢一样熟悉了。不想几年过后,婉青出国。和小钢退休前将后续安排妥当一样,婉青将夜光杯另一位编辑沈琦华与我续缘。婉青来信对我说,琦华是资深编辑,会比她做得更好的。于是,接力棒又温暖地交到了琦华手上,我的很多文章,经手琦华,继续长流水不断线刊发在夜光杯上。

我曾说过,读者看到的是报刊发表文章上作者的名字,编辑隐在后面,像风,看不见,却吹拂着作者前行。我和夜光杯三十余年的缘分,完全仰仗这三位编辑接力一般厚待于我。我知道,这是夜光杯的传统,芳林枝枝相连,流水波波相涌。

钢一样熟悉了。不想几年过后,婉青出国。和小钢退休前将后续安排妥当一样,婉青将夜光杯另一位编辑沈琦华与我续缘。婉青来信对我说,琦华是资深编辑,会比她做得更好的。于是,接力棒又温暖地交到了琦华手上,我的很多文章,经手琦华,继续长流水不断线刊发在夜光杯上。

我曾说过,读者看到的是报刊发表文章上作者的名字,编辑隐在后面,像风,看不见,却吹拂着作者前行。我和夜光杯三十余年的缘分,完全仰仗这三位编辑接力一般厚待于我。我知道,这是夜光杯的传统,芳林枝枝相连,流水波波相涌。

## 十日谈

我与夜光杯美文

责编:吴南瑶

桃李春风一杯酒,活着,就要好好在一起,请看明日日本栏。